



# 此书犹在堪惊

## 诗书画昆曲“四绝” 张充和昨日凌晨去世



### 曾用过众多笔名

张充和性格淡泊,对于自己、家族的事迹并无心记录。《天涯晚笛》是张充和先生晚年口述史,由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苏炜记录整理,该书也被认为是一部民国文学史和生活史。

1997年,苏炜来到耶鲁,次年结识了张充和。“张充和先生的丈夫任教于耶鲁的东亚系,张充和就一直以兼职状态在耶鲁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两人在系里享有很高的评价。”苏炜说。

2008年、2009年两年间,张充和口述自己和家族的历史,苏炜教授负责记录整理,“很庆幸及时为先生记下了这些故事。2011年后,张充和的精神就没以前好了,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往后也不大再敢打扰她”。

“吃惊而沉痛。”得知张充和过世的消息后,苏炜教授有些不能接受,“她的经世阅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民国文学史和生活史,她的学识才华就是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写照和缩影。张充和先生的离世,让人在悲痛之外还有种深长

### “文化曲人”的境界

张充和的生前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回忆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1月初,孙康宜还没到耶鲁大学教书,她正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那时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正好自北京来访,张充和与傅汉思始终相陪。一日,孙康宜和普大的蒲安迪教授在饭桌上向张充和提出演唱《金瓶梅》曲子,发现她并没有反对。几个月之后,张充和就在纽约明轩演唱了《金瓶梅》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等。

“或许只有像张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孙康宜教授感叹,所谓“昆曲的意境”其实主要是指“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例如张充和在《曲人鸿爪》书画册里收集了许多“曲人”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学大师吴梅、王季烈等人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张毅年、吴子深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各方曲友的题咏。“最难得的是,不论充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忘将那《曲人鸿爪》的册子随身携带,倍加珍藏。可见对充和来说,必须把昆曲和诗书画合在一起,那才能真正达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先生于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1点)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2岁。“或许只有像张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张充和的生前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回忆说,“充和永远是一株完美的梅花,真乃古色今香。”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她是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1949年随夫君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称为“最后的闺秀”。

张家四姐妹的婚恋故事亦为人们所熟悉,她们分别与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结成夫妻。她们的经历既属个人、家族传奇,也是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缩影。如今,四姐妹于天上团聚,想来可共语世事沧桑,而留给世人一曲微茫,十分怀想。

的文化惆怅感。稍感安慰的是,得知她是在平静的安睡中离开的。”

关于张充和,人们通常知道的是,她是昆曲大师、书法大家,但很少有人了解,张充和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只是由于张充和发表文章时往往使用各种笔名,使得她的作品不被大众了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称,2012年他在阅读《张充和手抄昆曲谱》时注意到书中《张充和大事记》有“1936年至南京任《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编辑,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一条,当时张充和才2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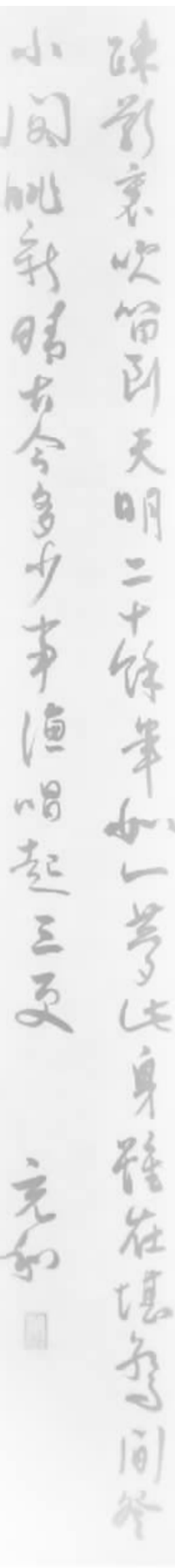
历史学者王道根据诸多史料考证出了张充和的众多笔名:陆敏、充相、真如、张旋、季旋等,“张旋”还是张充和考入北京大学时使用的笔名,张充和曾使用这个笔名翻译过一些长篇小说。201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小园即事》,收录了张充和在担任《贡献》编辑时期内发表各类短篇文字。

到所谓的‘文化曲人’的境界。”

张充和的书法之所以如此卓越而又独具风采,就因为她一直本着“小题大作”的精神在努力创作。每次有人向她请求题字,她都一丝不苟,费心地打好长时间的腹稿,进而在纸上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写出了气势,调整好了布局,自己感到满意之时,这才一挥而就,交出她最满意的一幅。孙康宜感慨,不管张充和写什么字、给谁写,只要是从她笔下写出的字,每一个字都灌注了她平生习字的全部精力。

2008年10月间,张充和被查出患有癌症。医生发下通知当天,孙康宜教授正好去拜访了张充和先生。“她对死生之事看得很淡薄,同时也很勇敢。她一方面告诉我那个坏消息,一方面安慰我:‘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总要有个什么病。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她是一个真正的才女,并以诗书画昆曲‘四绝’。”孙康宜教授感慨说,她一直以为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是用梅花来形容他的夫人充和的。“对我来说,充和永远是一株完美的梅花,真乃古色今香。” 本报综合报道



▲张充和书法作品

## 历史教科书要改了? 陶寺遗址 将华夏文明提前300年

昨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我国近40年对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 华夏文明提前了300年

“是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要修改了!”王巍在发布会后称,陶寺遗址的发掘,把华夏文明提前了300年。“这个工程今年年底会告一段落,我们会拿出报告,(相关部门)应该对教科书进行修改。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是更早的家谱。”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有两个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的发掘和研究将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当时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铜铃、朱书文字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震惊了世界。但也遗留下几个问题:陶寺到底有没有城?被埋葬在大蓝中的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场所在哪儿?陶寺遗址是否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第二阶段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为中心。

2002年之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已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

### 它是黄河中游进入早期文明的实证

在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发现。城址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

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早期小城城墙、宫殿区、王级大墓、观象祭祀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等一个个建筑基址和玉钺、玉璜、玉兽面等文物被发现。

王巍认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都与尧都契合。虽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即文字的记载,但陶寺作为尧都正在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也认可多数专家的“陶寺就是尧都”这一观点。

他说,“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说史学当中的‘尧舜禹’的尧,他的根据地,他的中心所在,都城在平阳一带,指今天临汾一带。陶寺发现的‘观象台’,证明了《尧典》中讲到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推进指导农业的发展,与陶寺观象台能够对应上去了。”

王巍表示,陶寺遗址发现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黄河中游地区目前可以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的实证,说明早在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已经进入“三国文明阶段”。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距今3900年—4300年。

本报综合报道